

明星小語

广东旅游出版社



编者小语

明星是旧习俗的破坏者，新潮流的带头人。他们对时代观念、生活方式的潜在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已经习惯于以政治家的名字命名某个时代，是否也可以用明星的名字命名时代？

明星没有私生活。在大众传播媒介异常发达的今天，一些人的求知欲演变为窥探癖，表现欲发展为暴露癖，明星的生活更几乎是一丝不挂地曝光。为了免却误解和烦扰，明星们不得不在走下银幕、舞台或赛场后，坐到书桌前，拿起笔来为自己辩白、解说——“我是什么人？我干了些什么？我在想什么？”面对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他们要老老实实地回答一万个为什么。

通过自白，明星和大众达到了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一万个为什么”的思索和回答，明星的艺术生涯会产生新的飞跃。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明星只是“退役”后才写这类文字。当然，这样做也许是因为谦虚。但是，这种谦虚却以失去在黄金时期全面审视自我的机会为代价。

本书所选编的文章大多具有风格明丽或朴素动人、幽默风趣、富于哲思和诗情等特点。读这些文章本身就是美的享受，更不必说对明星生活的深切了解了。

由于编者手头资料有限，肯定遗漏了不少妙文佳章，深望明星们和读者们鉴谅！

目 录

编者小语

人生悲喜剧

对镜独白·····	〔美国〕 玛丽莲·梦露 (3)
我的艳闻·····	〔美国〕 秀兰·邓波儿 (7)
从名模到间谍 ·····	〔美国〕 艾琳·格里费斯 (13)
难忘的两件事 ·····	〔苏联〕 契尔柯夫 (41)
成名 ·····	〔意大利〕 帕瓦罗蒂 (45)
优胜者与失败者的感叹·····	杰赛·欧文斯等 (56)
抉择的时刻 ·····	〔法国〕 普拉蒂尼 (58)
获奖答谢词·····	简·惠曼等 (64)
大明星的尴尬·····	大卫·尼文等 (66)
谈美 ·····	〔中国〕 彭丽媛 (69)
在法国的日子 ·····	〔中国〕 苏小明 (74)
“我不喜欢演荡妇” ·····	〔中国〕 陈冲 (79)

艺海情思

- 爱情旅行 [美国] 邓肯 (89)
马尼拉之役 [美国] 阿里 (102)
别了, 我的布蓓蕾 [法国] 阿兰·德隆 (110)
男人们 [德国] 海尔勃特·歌律勒迈尔 (115)
玛丽莲·梦露和性感 [意大利] 索菲娅·罗兰 (117)
表演为我创造了生活 [美国] 里根 (120)
男人就该踢球 [中国] 左树声 (124)
我的艺术观 [中国] 毛阿敏 (133)
与两个台湾作家的对话 (香港) 钟楚红 (143)
我的成长故事 (香港) 刘德华 (154)

生活之路

- 母亲 [美国] 卓别林 (163)
浴池里的海训 [英国] 奥立弗 (167)
和白石老人的父女情 [中国] 新风霞 (170)
睁眼看世界 [中国] 姜文 (177)
“我就是那个刘晓庆” [中国] 刘晓庆 (186)
细语话人生 (台湾) 林青霞 (195)
自传 (香港) 冯宝宝 (203)
自述 (香港) 黎明 (227)

人生悲喜剧

梦想的实现，
正是人生悲喜剧的启幕。

10

11

12

13

对镜独白

现在我坐在镜子前已经隐约可见自己脸上的细裂痕了，几年后它们就会变成可怕的皱纹，想到这儿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粉底霜漏洒在梳妆台上。我喜欢去摸洒了面油的桌面，然后我又把桌上的面油弄到瓶子里去。这时我便开始胡思乱想了，就好象乐队奏起了乐曲，随之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中闪过，也就是说，往事又一一回到了我的眼前。就和过去一模一样，发生过的事象是又清晰地再次发生了。要我停止这些回忆，就如同找不到开关时要让放映机停止运转一样不可能。当然，你可以用手砸坏机器。因此我想，只要我硬从镜子面前走开也就不再会想入非非了。但我没有。我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生命记忆的影像，包括那些肮脏的，甚至是猥亵不堪的影像。有时我会潸然落泪，接着泪如倾盆，就象是决了口的洪水。我心中的隐痛又在流血了。

有时我在梳妆镜前一坐就几个小时。有一天，也就是我搬到沃尔多弗的一周后的时间，我把电话线切断后便开始长久地坐在梳妆台前。我再次抬起头时便发现只有黑夜伴随着我了，我一定是从早上一直坐到了天黑。此时桌子上、镜子上到处都是我弄洒的化妆粉和面油，我耳旁又响起密尔顿的唠叨声，在我身旁有仆人侍候时他还要我自己保持整洁，这

要求也太高了！况且，整洁本身就使我感到鼻子象被钳子夹住了一样难受，因此一受约束我就禁不住直想哭。所有这些穷讲究的房间——那些“不干净就吃不下饭”的房间都让我讨厌。

坐在镜子前抿着伏特加酒，我回想着默罗先生的问话。“玛丽莲，你的照片上了这么多杂志的封面，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当然有，《妇女家庭日记》的封面还没登过我的照片呢。”我这样回答，接着我们都笑了。但我明白，《妇女家庭日记》永远不会要我。我用手指在粘满化妆粉和面油的桌子上沿着伏特加酒杯留下的圆圈画着。也许我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但我连一篇《妇女家庭日记》也没法写。

我对照镜子如此着魔，以至密尔顿按门铃时我跑去开了门就又马上坐到了梳妆台前，继续研究我皮肤上衰老的痕迹。密尔顿说：“就是5年后又会有什么变化呢？还不是老样子。”

“别这样说，”我告诉他，“也许就会发生某种变化。”我在心里自语道：“那时他一定看中了嘉宝或迪特里希。他根本不相信我的表演才能。”

我不由自主地又伸手去拿伏特加酒杯，密尔顿忙说：“瞧瞧，还是明智些吧，别喝这么多。来，还是让我来替我们两个人喝，这样更好些，因为你要上镜头，而我只是躲在镜头后面。”

我忍俊不住，便哈哈大笑起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很爱密尔顿的。在众人面前他也许是高高在上的，但我却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是带着创伤在世上闯荡，而且还准备迎接新的创伤，而下一个创伤也许就是致命的。他和我的内心有着

同样的伤痛。

但是，哦，我不能再信任他了。现在我住在沃尔多弗，我要有一点独立性了。这些天我与别人交谈时听到不少人说密尔顿的坏话。我跟一些人说：“我在靠他的钱生活。”他们却这样回答我：“傻瓜，他一分钱也不会花，只要你想他将从你身上赚取的钱！”阿瑟·米勒还说，许多对格林先生不满的人都会同意为我拍片的。

我知道能用照镜子的办法不去想这些令人不快的谈话，但我又会沉入回忆。我会思念那些我失去的孩子，尤其是那三个跟爱德华怀上的孩子，还会想起爱德华的母亲对我的爱。接着我便会深情地回想起爱德华性格中那样一些完好细腻的东西，沉醉中我又与他合二为一了，我的手再也不忍松开他。这时，我感到我身体的核心处在急切地渴求他，我若能找到这个核心处就能平衡自己了。和他在一起时，我接二连三地怀孕，这些孩子进到我身体里时，我甚至能感到他们的踢蹬。我清楚地感到有什么东西进入了我的身体，没人能使我否认这种感觉。怀孕后的几星期我便向爱德华谈起孩子，而他却扭曲着冰冷的脸。“我觉得你太要强，”他会这样说，“你太漂亮，太爱自己的事业。”我总在大庭广众中拥抱他。当然，他的言谈举止总是那样滴水不漏，结果做错事的总是我。他需要的是位伯爵夫人。比如说，在他向招待点酒菜时，他决不会失礼地忘记先问我要不要一杯法国勃艮地的红葡萄酒，而我怎么回答都会引起他的不满，但我还是尽力而为：“好的，上次我们喝过确实不错，爱德华。”

“行了，上次是吃鱼！”他告诉我。那时候我傻得竟然认为他意思是说酒是用鱼酿成的。别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傻，我

只是个来自万鲁斯地区沃德沙大街的小姑娘，因此我想，也许世界上确实有个地方的鱼死后不臭，可以造酒。我还害怕了好几天不敢去问别人，直到亚伯拉罕·罗伯特·查尔斯碰巧给我讲解了葡萄酿酒的原理才弄清。在他作解释时，我心里老在想死去的東西，因为这时我正好又与爱德华第三次怀孕了。亚伯拉罕·罗伯特·查尔斯在津津乐道葡萄藤，而我却老在想第二天约定好的人工流产。这次我将一个人去，还要用自己当模特儿挣来的钱付医疗费——哦，别再去想它了。现在，面对着镜子，我在想我身上的两个自我，想找充当谋杀犯的那一个。我知道今晚我会做恶梦，这梦魇还会纠缠我好几天。我会梦见我失去的孩子，现在他们在哪里哭嚎呢？我不愿去打开沃尔多弗旅馆的窗户（四周窗户都关得密不透风），因为我和某些人一样，害怕风会向自己诉说什么。现在，轻风离我和我的思想是那样遥远。有时，我坐在镜子前静静地倾听，不禁回想起那些我幻想与之永远相处下去却只相处了一个星期的小伙子们。这时，我便想起了那些早已忘却的往事，这就是6年前亚伯拉罕·罗伯特在梅罗斯大街的堤吉海滨咖啡馆向我解释一个人身上有两个自我的那个夜晚。实际上，当时只有我的一个自我在听他讲解，而另一个自我则在想爱德华和流产，还有第二天将要出现在那位医生脸上的可笑的得意表情——我曾经求助过他——他的一个鼻孔会张得很大，只是一个鼻孔。可以说，他仅仅是半个性虐待狂。

〔美国〕秀兰·邓波儿

我的艳闻

母女双双奇遇记

1941年，我和妈妈第一次来到米高梅电影公司，那里的两位头头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企图勾引我们。我被带到制片人亚瑟·弗列德的办公室，妈妈则被经理路易丝·B·梅尔带到他的内室。

作为《绿野仙踪》的助理制片人，弗列德名声赫赫。外边传说他和应选的女演员毫无顾忌地勾勾搭搭，但12岁的我，对这种事还一无所知。

“我有件东西只给你一个人，”他这么说着，就一条腿跪了下去。我顿时惊惶失措，竟神经质地大笑起来。也许他预想的只是我的轻视或恐惧，而对于诙谐的羞辱却始料未及。

“滚蛋！”他大喊起来，对自己的狼狈象是毫不在意，怒冲冲地指着关闭的门。“快，快滚！”

在回家的路上，我还没有向妈妈描述这可笑的一幕，妈妈倒先说了自己的遭遇。

原来，梅尔把妈妈带到内室后，让她坐在垫着软垫的长沙发上，然后说，那个孩子有你这样的母亲真太幸运了。他

在妈妈身旁坐下，满足地长叹一声，说，你才是真正的母亲，性感迷人，温文尔雅。接着就握住妈妈的手，拥抱着她。

梅尔说自己身手不凡，不象人们传说那样自吹自擂的。他说他的职权绝不是夸张出来的。对于这些，妈妈无心探个究竟，拿了钱赶快转身出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沉默了片刻。我想，即使这回初试过不了关，那也无妨，因为我和米高梅公司的合同已拍板在先。

情窦初开少女心

虽然我对男女之事知之甚少，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和第一位男友的绵绵恋情，那时我刚14岁。记得在帕姆斯普林有家沙漠旅馆，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我和他在旅馆前的高尔夫绿茵场上席地而卧。直到深夜自动撒水机把凉丝丝的水撒满全身，我们才清醒过来。不过，第二天我们又热乎起来了。我们一起骑着双座脚踏车，他从后面偷偷伸过一只手来，想解开我的乳罩带，但很久也未得逞。我发觉后，大吃一惊。

那时候，我对于亲密到何种程度才会导致怀孕，还不十分清楚。自从在沙漠旅馆和男子拥抱接吻后，便担心自己会因此怀孕。我月经来得晚，这往往被视作不幸的先兆。心想，得立即采取措施。

于是，我开始探察妈妈的药箱。除了翻出医治膀胱感染和肾结石的药方外，还找到了一只小药瓶，上面标着“需缓请用。”我倒出了一片，咽了下去。然后走进妈妈的卧室，在她的全身镜前盘腿而坐，那样子就象是念经拜佛的尼姑。我想，会出什么事呢？会不会变成狼人？或者会长出胡须？我

凝视着自己，心蹦蹦乱跳。

结果当然是没事，事实也证明了拥抱接吻不可能导致怀孕。这一发现使我和男友又恢复了往日的亲热。

真真假假两依依

14岁时，电影公司让我陪陪演员德雷克·哈里斯。哈里斯就是后来的约翰·德雷克导演。

那些日子，德雷克一上镜头，动作总是僵硬死板。因此，制片人大卫·塞兹尼克叫我想办法开导他，让他放松下来。尽管我一番甜言蜜语，他还是直挺挺象根木头。当然，台下他绝不是那副样子。

不久，我发觉亲昵可以使他放松。但是，我们对男女情爱都缺乏勇气，只是接吻，渐渐地也就索然寡味了。后来，我们在晚上来到里维拉马球俱乐部附近的运动场，那里寂静无人，月光皎洁。他开来自己破旧的汽车，教我排除障碍，我很快便学会了操作变速器，我们多么兴奋啊！

为了讨我欢心，一天晚上，他自制了一把长刀，向四周无形的敌人勇猛地刺戳。这当然胜过了那乏味的接吻。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并非凡夫俗子，他还声称是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私生子。亏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若是他妈听见了，定会惊呆的。其实，他妈是个刻苦的演员，正正经经同他父亲结了婚。

不管怎样说，我们还是玩得十分开心。在我们两人的关系上，显然是他倾注了更多的感情。每当我到别处取乐，他的追求更是如饥似渴。有一回，我和家人去帕姆斯普林度假，

他竟背着睡袋跟踪而来。他睡在沙地上，不时潜来窥伺，生怕我和别人相约。在他看来，我已是属于他的了。后来，他送我一幅超现实主义的油画。正是这幅画，敲响了我们关系的丧钟，妈妈对这幅画很反感，从此不许我再与他相见。简直是恶梦一场啊！

外地拍戏戏中戏

男人莫名其妙的纠缠总是没完没了，即便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小孩，也依然如此。1948年拍摄《贝尔维德先生上学》时，我正好20岁。为了赶拍外景，摄制组连夜乘车前往内华达州的勒努。当晚，我们公司的几个人，包括那位我称之为维沙德的执导，相邀到小餐厅里喝酒。维沙德尽说恭维我的话。临近半夜，众人相继散去，他提出送我回房间。就在我打开房门，回头向他道晚安的那一刻，他狠狠地把我推进房里，关上了门，然后，纵身扑来，将我按在床上。

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我浑身都软瘫了，一只高跟鞋也不知去向。他喘着粗气，呼出令人作呕的威士忌酒味，一只手正摸着要解开衣服。啊，天啊！我想，自己要被强奸了。于是我和他展开了一场摔跤赛。

拍摄的最后一天，维沙德还不死心。我和第一任丈夫为了和他的妻子见上一面，就应邀到他家去吃晚饭。他的妻子是个讨人喜爱的贵妇，既彬彬有礼，又聪慧伶俐。晚饭后，我们要告辞了，我独自来到楼上他妻子的卧室里取大衣，谁知维沙德竟鬼祟祟地尾随而来。正当我从床上拿起围巾时，他猛地从后，将我抱住，迅速一扭，就把我转过身来，推倒在

皮衣堆上。

又是一场摔跤比赛。此时，我怒火中烧。真是欺人太甚，他如此恬不知耻，既对不起仅几步之外的娇妻，也是我丈夫的奇耻大辱。想到这里，我双手抓住他的下巴，挤出全身力气，猛一蹬腿。只听“哎哟”一声，他的欲火立刻就熄灭了。这件事我谁也没有告诉，拍摄工作终于圆满结束。

惊魂未定斗色狼

然而，好莱坞男人对我的追求并不就此结束。一天，乔治·杰瑟尔要我去他的办公室，讨论怎样扮演下部影片的一个主角。此时已是夜幕时分，福斯办公楼的二层悄然无人。杰瑟尔来开了门，把我让到内室，一面随便闲聊。

不知什么时候，他解开了裤子，猛扑过来，一手将我拦腰抱住。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另一只手摸过来扯我的裙子。

刚受过维沙德的骚扰，惊魂未定，这次遭遇就象虚幻一般。我抬起右脚，向他的大腿间狠狠踢去，两人立即就分开了。

狗当保镖度险关

就连经理人也打我的主意。杰瑟尔事件后不过几日，塞兹尼克叫我在第二个星期天上午10点去他的办公室。

“我正在考虑拍摄《小女人》。”他说。

在我看剧本初稿的当中，他举手示意我停下，然后走近来，躬身握住我的手。低头一看，他只穿着袜子。我猛力挣

脱，向门口冲去。但是，他以更快的速度按动了桌边的电钮，那是关门的自动装置。我终于身陷绝境。

象动画片里的狼和小猪一样，凭借室内的家具，我与他展开了搏斗。幸亏一位年轻的舞蹈家及时赶到，跟着又来了一位大腹便便但十分多情的制片人，我才免遭强暴。

“正是这些油脂润滑着好莱坞的车轮，使它们顺利地运行”，他淫笑着。“什么油脂，”我反驳道，找了一个比喻：“这分明是酸醋。”

较之同维沙德和杰瑟尔的遭遇，对付塞兹尼克，看来戏谑比膝盖更奏效。这次，讽刺终于如一盆冷水浇在他发热的头上。他只得举手投降，叫我捡起剧本，拿回家去，第二天来把梗法告诉他。

为了提防再出麻烦，第二天我带来了三只狗。它们样子凶猛，一来就迫不及待地冲向塞兹尼克的办公桌，四处喷鼻息，象要搜寻什么。塞兹尼克惊慌地瞪大眼睛。

“很好，”他笑着说，“我不想使你不快。”他在椅子后面来回踱步，那是狗够不着的地方。我的狗啊，你们可派上了大用场了！

从名模到间谍

我希望做刺激而有趣的事

1943年9月。嵌在漂亮花岗石上的几个铜牌字“哈黛·卡内基模特儿公司”闪闪发亮。我把明丽的早晨阳光抛在身后，飞快奔上窄窄的阶梯，拿起卡片往打卡钟一插：9时30分。

“早安，各位小姐。”匆匆向同事们打声招呼，我拿起海绵扑子，开始在脸上打起粉底。

从镜子里，我可以看到宝拉睡眼朦胧，头发蓬乱，她被公认为是纽约最漂亮的模特儿。

“昨晚又狂欢了？”我问。

“一直玩到3点，”她说，口气是抱怨，但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

她接着慢吞吞地说：“亲爱的，今晚你何不跟我们出去喝酒，玩一玩，让你见识一下快乐的夜生活？”

我对着镜子作了一个鬼脸。

爱美这时候插嘴说：“艾琳，好好想一想吧。宝拉说得对，你赚的钱又不比我们多，你难道不想多找些机会，多赚点钱？”